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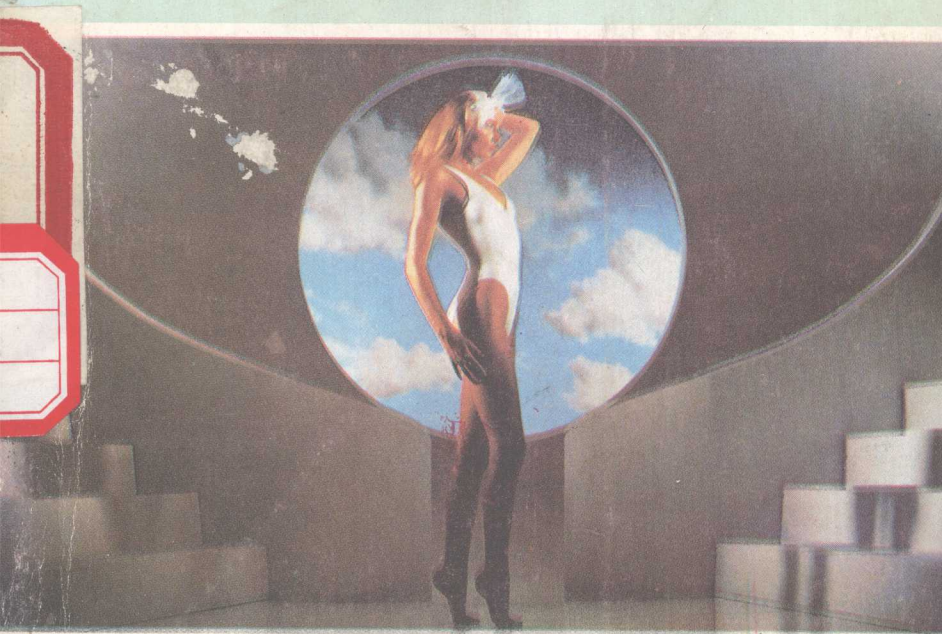
青年與社會叢書

愛欲與文明

與文明

〔美〕馬爾庫塞著

趙林編譯



愛欲與文明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Herbert Marcuse

根据美国纽约培根出版社1955年版本译出

爱欲与文明

AIYUYUWENMING

著者/[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译者/赵林

审校/张志扬

责任编辑/周承刚 黄昶夫

封面设计/吴伟建 曾一睿

封面题字/王保前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科技出版社黄冈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32 印张/6.25 字数/104,500

版次/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120

n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统一书号:2267·21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8号 定 价:1.55元

ISBN 7-5048-0071-6/B·2



编辑献辞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青年人天天和社会交往，和社会发生联系，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达尔文、赫胥黎等运用生物进化理论，阐述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确立了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然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如何？需要进行探索。

青年是人类的精华，她意味着朝气，象征着活力，充满着希望。在人的一生中，青年时期是最不平凡、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在整个社会中，青

年人是最活跃、最有创造精神的优势人群。然而融为一体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的机制如何？需要我们去探索。

为此，《青年与社会》丛书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青年忌讳干巴巴的说教，枯楚楚的模式。他们充满活力、充满锐气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们需要充满开拓气息、生动活泼的思想。所以，《青年与社会》丛书广收富积世界文化，著译兼蓄，力图从青年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把握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通过挖掘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社会的角度把握住自己的位置，能用发展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能量，全方位地铸造自己。

黑格尔曾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亲爱的读者，你得承认一个现实，你是社会的人；你得承认一个真理，人是追求自由的。必须先砸碎磐石然后

才能生长树木，必须先松土后植物才能茁壮成长。同样，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

朋友，让《青年与社会》丛书成为我们心灵的纽带，合力奋斗吧！

《青年与社会》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七年三月



编译前言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1917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 后因不满该党对无产阶级的叛卖行径而于1919年退出。继而到柏林大学和弗赖堡大学学习哲学, 获得博士学位, 曾一度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和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后应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之邀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33年因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上台而流亡瑞士, 次年去美国, 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工作。从1942年起, 马尔库塞先后在美国战争情报处和战略服务处任

职。二战结束后，又到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任高级分析员，后升任中欧组代理主任。1950年离开国务院，进入哈佛大学俄国问题研究中心。从1954年到1965年在布兰代斯大学任政治学和哲学教授，嗣后去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分校任哲学教授，1979年7月29日病逝。^①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思想家，在西方与卢卡契、萨特等人齐名，尤其是在六十年代风靡欧美的新左派运动（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中，成为青年造反者们所瞩目的精神领袖。一位西方人士评论道：“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高潮中，学生们走向巴黎街头高唱：‘马克思是神，马尔库塞是他的先知，毛泽东是他的剑’。……在一个历史时期中，新浪漫主义的革命者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倾向找到了一个活化身，一个与过去相联系并预示着他们想要创造的未来的环节。”^②这个化身和环节就是马尔库塞。《纽约时报》把马尔库塞称为“新左派的

①关于马尔库塞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工作情况，各种资料说法不一。这里根据的是弗朗西斯·X·甘农所编的《左派传记辞典》(Francis X. Ganno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Left.)。波士顿，1969年版第一卷，第436页。

②彼得·克莱科克：《激进派的悖论：1945—1970年美国左派的困境》。纽约，1973年版第211—212页。

意识形态的领袖。”“新左派第一流的哲学家”。而马尔库塞的著作则成为“六十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的标准教科书和新左派革命活动的指南”。

马尔库塞一生著作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理性与革命》（1941年）、《爱欲与文明》（1955）、《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单面的人》（1964）、《论解放的论文》（1969）、以及《反革命与造反》（1972）等。在五十年代以前，马尔库塞主要致力于哲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五十年代以后，他开始着眼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力图把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批判不合理的和压抑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此为出发点的。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人道主义，他是站在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能的基础上来定义人性的。他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最基本的人性就是爱欲（或爱罗斯，Eros）。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异化和病态的，只是由于它压抑了人的爱欲；而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之所以是美好和人道的，也正是由于它为爱欲的满足和非压抑的升华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集中地表述在他的代表作《爱欲与文明》中。

《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于1955年问世，它的附标题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哲学探讨”。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深入地研究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和本能理论所蕴含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通过对弗洛伊德晚年著作的探究，追溯了文明社会中压抑本能的各种现象的个体发生过程和种系发生过程，指出了文明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并且得出了与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结论截然相反的乐观主义的结论。和弗洛伊德一样，马尔库塞借用了一些希腊神话和传说中的形象来象征社会现实和社会理想，流露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色彩。此书涉猎面极广，书中所用的概念大多是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概念，但是马尔库塞却赋予这些概念以新的含义。虽然书中有许多幻想的痕迹，但是它对西方工业社会的青年人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爱欲与文明》在西方文化革命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献。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的形象，这种形象普遍地适合于那些经历了战后的富裕和一种精神上与感情上的贫困及幻灭的人们的心理。”^①

马尔库塞的著作在我国国内介绍得较少，他的重要著作除《反革命与造反》已有中译本（见任立编译《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

^①同上，第221页。

年)以外,其他著作均未较系统地翻译或编译。我在这里翻译了《爱欲与文明》的大部分(原书的第五章和第九章由于游离出全书主题,所以未译),同时参考了马尔库塞的《五篇讲演》、《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研究》等书和他的一些论文及演说稿,把这些内容综合在一起,作为对马尔库塞思想的较系统的介绍奉献给读者。由于马尔库塞在这些著作中广泛地涉猎了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艺术、宗教神话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这个编译本对于有志于开拓上述领域的知识爱好者们来说或许是有所裨益的。

虽然西方人认为马尔库塞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是以怎样激进的面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说明他敌视资本主义社会。他所说的人的活动只是人的生物本能的冲动,他所说的人的解放只是人的生物学上的人的生理上的解放。他试图用先验论去说明人的活动,找出本能冲动与超我的矛盾作为人的发展动力,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向读者介绍此书,是想通过这个窗口,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分析、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基本条件。

在此书的编译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唐铁惠、刘安、寒凝等同志的大力帮助,雷楨孝、王云、谢

圣明、黄立平等同志为此书的出版和校对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译 者

导 言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基于对人的本能的永恒征服之上。这个观点现在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他从中所引出的一个问题，即：以个人因此所忍受的痛苦作为文明利益的代价是否值得，也引起了人们的认真思考。人的本能需要的充分满足是与文明社会不相容的。对满足的限制和延缓是进步的前提，弗洛伊德说道“幸福不是文化的价值”。①幸福必须从属于作为专门职业的工作规则，从属于一夫一妻制的繁殖规范，从属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律和秩序制度。对里比多②的有计划的抑制，迫使它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这就是文化。

这种抑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报偿。在技术发达

①尼采认为：幸福是沉溺于道德价值的常人对存在意义的盲目，因而幸福正是构成他们不真实生活的基础。

②里比多(Libido)是弗洛伊德受经济学启示而创设的精神分析学基本术语，意指广义的可计量、可转换的性欲能量。

的文明地区，对自然的征服实际上已完成，更多人们的更大的需要已经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满足。但是，无论是生活的现代化和标准化，还是精神的贫困或当今进步所滋长着的破坏性，都不足以作为支配西方文明发展的“原则”，尽管生产的持续扩大将使更美好的生活许诺不断地得以实现。

日益加速的进步似乎是与日益强化的不自由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中，人对人的统治在范围上和效果上都在增长。这种倾向并不是进步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的和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屠杀，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并不是“野蛮状态的旧态复萌”，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卓有成效的统治的充分表现。当人类已取得物质和精神成就有可能缔造真正的自由世界时，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毁灭却发生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

当今文化的这些否定的方面可能意味着现存制度的废弃和新的文明形式的出现。但是压抑越是成为不必要的，它就越可能顽强地被保存下来。如果压抑确实属于文明的基础，那么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代价问题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我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同时又提供了许多根据，可以反驳他把文明和压抑等量齐观。在他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必要重新展

开。自由与压抑、生产与破坏、统治与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确是构成文明的真正原则？或者这种相互关系仅仅是人类存在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组织的产物？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①之间的冲突是否已达到了这样激烈的程度，以致于必须使人的本能结构发生压抑性的改变？要么就承认非压抑的文明的概念，认为这种新的文明可以建立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生存经验之上，一种根本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以及一种根本不同的存在关系之上？

非压抑的文明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和乌托邦式的思辨，我们将从两个具体而现实的基础上来证实它的合理性。首先，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是与他的另一种观念相悖逆的，在那种观念中他否认一种非压抑的文明的历史可能性。其次，压抑性的文明的大量成就似乎为压抑的逐渐消除创造了条件。在简述这些基础时，我们将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本身的社会——历史内容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

这个过程意味着对修正主义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否定。与那些修正主义者相反，我们认为弗洛

^①享乐原则 (pleasure principle) 和现实原则 (reality principle) 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两个术语，前者指无条件地满足本能欲望，后者指为了维持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而不得不对本能欲望进行压抑。

伊德的理论实质上是“社会学的”。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社会理论，而这一点一直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所忽视。当他们把重点从无意识转移到意识，从生物学因素转移到文化因素时，他们割弃了社会在本能中的根基，而把社会当作个人所面临的一种现成的“环境”，根本不考虑它的根源和合理性。所以新弗洛伊德学派对这种环境的分析就屈从于社会关系的神秘化，他们的批判仅仅只在基础牢固、防范严密的现存制度内部进行。结果，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只具有一种空想的意义：在现存制度之外，它再也没有思想基础了；它进行批判所凭籍的大部分思想和价值观都是这个制度所提供的。我们发现，对文明的历史结构的最精辟的见解恰恰都包含在被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所否定的那些思想中。几乎整个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他关于本能的后期理论，他对人类史前状态的解释，都属于这些思想。弗洛伊德本人也把它们仅仅当作一些适用的假设，有助于解释某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在理论上互不相关的观点之间建立尝试性的联系。它们随时可以修改，如果它们不再有助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可以放弃。在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发展中，这种心理玄学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当精神分析学在社会上和科学上受到尊重时，它就不再与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相妥协

了。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不仅超越了临床的观察和治疗学的作用，而且还用比其早期的“泛性论”更为大胆的社会禁忌的概念来解释人。以下的讨论将用精神分析学的禁忌观点来说明文明的基本倾向。

这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精神分析学的哲学，而不是精神分析学本身。它仅限于理论的领域，而不涉及精神分析学的技术问题。弗洛伊德发展了一种关于人的理论，严格地说是一种“心理学”。由于这种理论，弗洛伊德使自己跻身于伟大的哲学传统之列，他的理论可以用哲学的标准来加以考察。我们并不想对弗洛伊德的诸概念进行更正或改进解释，我们关心的是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含义。弗洛伊德有意识地把他的哲学从他的科学中区分出来；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却几乎完全否定了弗洛伊德的哲学。他们企图用治疗学的理由来证实这种否定的合理性。然而治疗学的理由并不能阻碍一种理论结构的发展，这种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治愈个人的疾病，而在于诊断人类社会普遍的失调。